

名家新作

石永言

依依赤子情

遵义四中110周年华诞抒怀

春秋代序传薪火, 歌歌不辍启新章。我的母校遵义四中, 将在2025年10月2日, 迎来110周年华诞。

一百一十载栉风沐雨, 一百一十载筚路蓝缕, 遵义四中在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的土地上, 书写了一部绚烂的教育华章。

(一)

我的母校自1915年创建以来, 始终紧扣时代脉搏, 与民族命运同频共振, 从抗战烽火中的弦歌不辍, 到新时代教育强国的使命担当, 校址虽经数次迁徙, 教师一批批新旧交替, 但“守正尊义、创新致远”“明德、博学、启智”的精神坐标, 始终贯穿着母校一百一十载的育人航向。母校始终坚守“三尺讲台系国运, 一颗丹心铸诗魂”的要求, 培养出无数栋梁之材。

1955年, 我有幸成为遵义四中高中部的一个学子, 与来自绥阳的廖公弦、来自正安的大林同级。其时, 遵义地区除湄潭、赤水两地设有高中外, 其他县均无高中, 以至于其他县初中升高中的学生, 必须赴遵义就读。给我们上课的老师, 在当时的高级中学里属一流水平, 如遵义名宿《续遵义府志》的编纂者赵乃康先生之子赵宗典、后来成为著名贵州历史学家的王燕玉、曾经留学日本的徐兴化等等。他们博学、敬业, 受到学子们尊重, 立雪程门, 一个个学子受到极好的教育。上王燕玉先生的历史课, 简直是一种享受啊, 令学生们如沐春雨, 如坐春风。他所讲的内容, 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都在认真记录, 教室出奇安静。

在就读期间, 我的母校尚在汇川坝湘江之畔, 那儿环境幽静, 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在高二阶段, 我与同班或同级的几个同学, 由于受语文课的感染, 加之课外又阅读了不少发表在各种期刊上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品, 于是便开始学习写作。其时我与廖公弦、刘大林等同学, 在课余偷偷学习写作新诗, 对缪斯怀着极大的感情, 乃至一发不可收。

1956年, 我们三人的诗歌在贵州

省内的报刊上发表。我的第一首诗名曰《回到家乡》, 刊于1956年4月《新黔日报》的“乌江”文艺副刊。廖公弦的处女作出现在32开本的《贵州文艺》上, 是一首诗, 题名《上夜校》。刘大林的第一首诗名曰《娄山天使》, 也是刊登在《新黔日报》文艺副刊“乌江”上。《新黔日报》后改名《贵州日报》, 我们三人的文学生涯, 都是起步于母校遵义四中。

我们三人, 除廖公弦终生从事有关文学的工作外, 我与大林的职业, 虽然与文学无关, 但业余时间的爱好, 一直都放在文学写作上, 并取得一定成绩。大林后来在寓言诗写作方面取得较大成绩, 出版两本寓言诗集, 系于文学情缘, 大林的两本书都要我为他作序, 这些诗在省内外都产生较大影响。当然, 我们三人中诗歌成就最大者, 当属公弦君了。

廖公弦后来成为全国著名诗人, 1985年由全国三十多个单位协作编辑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在贵州作家中, 只选取蹇先艾与廖公弦两人合并一册名曰《蹇先艾廖公弦研究合集》, 蹇先艾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早已写进多种中国文学史版本, 是贵州现当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公弦能与蹇老的研究放在一起, 说明他在贵州文学史上的地位, 这不能不与早年他就读遵义四中受到的文学熏陶有关。

但惋惜的是公弦早逝。在他退休后居家的日子, 常怀念母校遵义四中对他的教育, 情殷殷, 意切切。1999年在他退休后不久的日子, 我寄给他几篇回忆在遵义四中的学子生涯的小文, 其中有的提到了他, 他收到后, 即来电话, 说看着看着眼里便噙着热泪, 想必是文中记叙的事, 触动了他本来寂寞的情怀。于是, 他当即写下一篇随笔《我的情怀》寄给我, 几日后, 便在《遵义晚报》上刊发了。这篇文章, 是公弦的绝笔, 以后, 由于疾病的缠绕, 他再没留下作品了。

公弦的这篇文章, 虽没有浓墨重彩, 但却温情脉脉地叙述了他对遵义的依恋, 特别是对遵义四中的依恋, 因为遵义四中是他文学创作发轫之地, 这里激荡着依依的赤子情怀。

文章的开篇写道:“遵义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我的人生的起跑线, 是在遵义湘江河畔的遵义四中。”接着, 公弦文章写他在学校里受到了老师的关爱, 他从绥阳洋川河畔启程, 投入遵义怀抱, 投入遵义四中怀抱。遵义, 遵义四中, 用默默的温情的手抚慰着他。文章最后写道:“遵义, 遵义四中, 你曾经搂抱过的孩子, 虽然已逾花甲之年, 但赤子之心未泯, 永远想念您温暖的怀抱!”

(二)

大学毕业后, 我虽然没有从事有关文学方面的工作, 但在业余时间始终不忘文学创作, 由写诗到写散文而后小说、戏剧。因我从事的是与宣传遵义红色文化有关的工作, 于是, 在离开母校数十年的光阴里, 陆续写下若干宣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文学作品, 取得一定的成绩, 获得一些荣誉, 这一切都源于我在遵义四中打下的基础。

可以说, 我的人生道路, 我的命运, 都是从遵义四中开始的。为了感恩母校, 在耄耋之年的2017年初, 我将自己书写出版的有关红军长征的书籍、手稿以及有关报刊登载的宣传材料、奖状、照片以及收藏的长征图书等等, 悉数捐赠给母校, 以作纪念。

真想不到, 在张志奎校长任上, 是年为我任母校“尚真楼”设立“石永言长征文学馆”, 由著名作家、著名书法家戴明贤先生题写馆名, 还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 贵州省文联派有关负责人与会祝贺。我的有关作品深得母校厚爱, 始料不及, 不得不由衷感谢。

我离开母校已经六十八度春秋, 进入耄耋之年的一个老校友, 2023年教师节之际, 又获遵义四中的一张“荣誉证书”, 上书:“石永言老师: 做一流学问, 著万卷文章。您时刻关注学校发展, 助力母校提升文化发展水平, 积极为学校教育献计献策, 被评为遵义四中2022——2023年优秀校友, 特发此证, 以资鼓励”。手捧时任遵义四中校长李化宪颁发的证书, 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了。

(三)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 母校第一次举行校庆活动, 是在1990年秋举行的遵义四中75周年校庆, 当时的校长是杜方荣,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校方还印制了精美的折叠彩色画页, 不少介绍母校教学活动的图片, 以及优秀的教师以及一些校友也上了画页, 母校没有忘记曾经在此就读过的公弦兄以及在下, 亦忝列其上, 真是三生有幸了。

画页封面上方有“中国名校, 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 贵州省德育工作先进学校, 遵义四中”四排大小不等的字, 下面则是解放之初遵义有名的那座大屋顶美轮美奂的教学大楼, 这在当时的遵义, 是数一数二的建筑了。有感于此次活动的热烈, 为此我写下一首小诗:

母校泱泱七五年, /满园桃李压枝弯。/凤山湘水歌盛世, /春华秋实颂新篇。/衣锦华俊归故里, /衫薄寒儒莅校园。/金秋十月同欢庆, /铁板铜钹入管弦。//

母校遵义四中举行的80周年纪念活动, 90周年纪念活动以及100周年纪念活动, 我都参加了, 一次比一次隆重。记得还是在张志奎任校长期间举行的百年校庆活动的校址, 已在今日之新蒲了。百年校庆还编辑出版了四十余万字的《遵义四中百年志》等图书。

2015年10月2日, 百年老校, 喜气洋洋, 历届校友, 欢聚一堂, 为此我又写下一首小诗以记其盛:

百年弦歌蜚声远, /凤山湘水书香传。/先师授业勤解惑, /学子立雪苦钻研。/八方嘉宾莅新蒲, /一代名校喜喧阗。/瞻望前程灿似锦, /黔北教育着先鞭。//

在母校即将诞生110周年之际, 育人成果斐然, 五大学科奥赛一等奖人数稳居全省前列, 高考一本上线率多年超90%, 双一流顶尖学府屡见遵义四中学子身影。

面向未来, 母校将以“贵州一流、西南知名、国际接轨”为目标, 深化改革, 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秀丽乌江

卢祖文 摄

非常感受

鲍安顺

名家写秋

老舍在《济南的秋天》中写道:“在秋天, 水和蓝天一样的清凉……那中古的老城, 带着这片秋色秋声, 是济南, 是诗。”那所写之秋, 让我想起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所说:“秋天, 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 总是好的。可是啊, 北国的秋, 却特别地来得清, 来得静, 来得悲凉。”那秋的本色, 是人心感悟, 也是地域气象, 正如济南秋天的清凉, 也似北国秋天清静得有了悲凉。

林清玄在《温一壶月光下酒》中说, “秋日薄暮, 用菊花煮竹叶青, 人与海棠俱醉。”说得意味深长, 菊花是秋天的, 在秋天喝着菊花竹叶茶, 那人与海棠俱醉了, 多美多温情, 充满了禅语的意味。海子的《秋》中更见这种意味:“秋天深了王在写诗, 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 该得到的尚未得到, 该丧失的早已丧失。”那季节的到来, 会逝去一些, 也会迎来

一些渴望的未知美好, 正如人心所向, 看见的, 或看不见的, 已司空见惯, 成为常态。

林清玄还在《九月很好》中写到了秋的美好:“九月并不坏呀! 最热的天气已经过了, 气温开始转凉, 是最美丽的秋天, 有最好的月亮。”那种秋的美好, 丰子恺在《秋》中也有叙述:“自从我的年龄到了立秋以后, 两年来的心境完全转了一个方向, 也变成秋天了。然而情形与前不同:并不是在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与焦灼。我只觉得一到秋天, 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调和。”那种调和心境, 是美好的, 在夏天的烦躁过后, 秋的年轮犹如人生的履历, 也若季节的风情。

林语堂在《八十自叙》中写道:“所以我最爱秋天, 因为秋叶泛黄, 气度醇美, 色彩富丽, 还带着一丝悲哀的色调, 以及死亡的预感。”那种耄耋之年的从

容心态里, 有秋的回味与美好, 也有预知的夕阳之美中的悲哀色调, 是人近暮年的伤感, 正视死亡的从容。林语堂在另一篇《秋天的况味》中描述秋天:“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 是初秋, 那时暄气初消, 月正圆, 蟹正肥, 桂花皎洁, 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 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初秋时光, 月圆蟹肥, 桂花盛开, 没有了夏日暑气, 也没有冬天的凛冽, 多美好, 多富丽, 多么赏心悦目。

林海音在《秋的气味》中写道:“秋天在北方的故都, 足以代表季节变换的气味的, 就是牛羊肉的膻和炒栗子的香了!”那牛羊肉的膻味, 是诱人的, 那是“秋补”佳品, 也是民间所谓的“贴秋膘”, 就是在立秋时节适当吃些牛羊羊肉等高蛋白食物, 一方面补充夏季的亏空, 另一方面增强体质抵御即将到来的寒冬, 顺应中医“秋收冬藏”的季节规律。那

炒栗子的香味, 也是秋天到来的标志, 是成熟的香, 季节的美, 生活的醇。

莫言在《北京秋天下午的我》中叙述:“据说北京秋季的天是最蓝的, 蓝得好似澄澈的海, 如果天上有几朵白云, 白云就像海上的白帆。如果再有一群白鸽在天上盘旋, 鸽哨声声, 欢快中蕴涵着几丝悲凉, 天也就更像传说中的北京秋天的天了。但我在北京生活这些年里, 几乎没有感受到上个世纪里那些文人笔下的北京的秋天里美好的天。没有了那样的天, 北京的秋天就仅仅是一个表现在日历牌上的季节, 使生活在用空调制造出来的暧昧温度里、很少出门的人忘记了它。”

在莫言眼里, 北京的秋天是变化的, 曾经在文人笔下美好的文字, 已经成为了记忆, 而生活中的秋天, 是现实的世界, 也是真实的感悟。

晒粮食

入秋,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还未穿透黑暗, 整个世界还沉浸在寂静的夜空中时, 母亲便被那无声的闹钟唤醒。在一片朦胧的夜色里, 揉着惺忪的睡眼, 迅速穿好衣服, 没有丝毫懈怠和犹豫。简单洗漱完后, 便全副武装迈向机器, 她要赶在太阳升起之前, 趁着凉意, 将头一天从地里收割回来的高粱从穗中分离开来。

饱满的颗粒从机器中滚出, 在母亲不停劳作下, 蛰伏在高粱穗中的种子就像被机器的轰鸣声唤醒的孩子, 它们挣开束缚, 想要寻求一片更广阔的天地。偶有一些还裸露着白肚皮, 就像一群嗷嗷待哺的娃娃, 贪婪地吮吸着晨光的馈赠; 有些像一群冲锋陷阵的战士, 守护着自己的阵地; 有些像是一个个冒险家, 探头探脑窥视着这个新奇的世界; 有些像亲密无间的伙伴, 在晨光中窃窃私语。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 母亲已经成功将高粱从穗中分离出来。这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她还要趁好天气把高粱晒晒一遍, 直到晒干水分。否则, 只需一天或一个晚上, 堆积起来的高粱就会潮湿发烫长芽, 那一年的辛苦付出可就功亏一篑了。这样的结果, 对于一个庄稼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

为保证高粱的干燥, 母亲连忙用撮箕将高粱运到院子中央的空地上晾晒, 来来回回不知跑了多少趟, 额头上早已渗出了许多细密汗珠。但她顾不上擦去, 因为还有很多活要干。空地上的一撮一撮的高粱被堆积成一座座小山, 母亲拿起木耙, 朝小山挖去, 小山变得越来越低, 逐渐变成平原。铺展开来的高粱, 有的呈一个矩形, 有的呈一个正方形, 或是一个圆形, 红橙橙、金灿灿, 给院子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除此之外, 晒高粱前, 要先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 就像给高粱准备一张干净的床铺, 因为场地的整洁是保证高粱质量的关键。

过了大半个小时, 高粱总算铺好了, 接下来翻晒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到我的头上。

翻晒粮食看似简单, 实则是充满技术含量和需要足够耐心的。刚开始学习翻晒粮食时, 我总是走马观花, 从而使得高粱受热不均, 干湿不匀。有时又因为力度过大, 不小心将高粱碾碎, 甚至常常把边沿的高粱弄得到处都是。每当母亲看到这场景都会满是心疼, 大声嚷怪道:“翻个粮食都不会。”然后一把接过我手中的木耙一边讲解, 一边作起示范。高粱在母亲的木耙下变成了一个听话的孩子, 再也不敢到处溜达。那每一块被母亲用木耙划过的地方, 都生出了一竖一竖的花纹, 就像被训练过的方阵, 整齐划一。

翻晒粮食需要每隔半小时或一小时翻一遍。中午的太阳最毒辣, 这对我来说是极为不情愿的, 但我知道这是收获的必经之路, 我必须坚守阵地。不仅如此, 还要时刻提防乌雀来偷吃, 它们扇动轻盈的翅膀落在高粱上, 稍不注意, 还发现不了呢。但这些乌雀并不贪吃, 吃上几粒便飞走了。

为了不让高粱中掺和杂质, 每当翻粮食时, 我都会脱掉鞋子, 一是表示对粮食的敬意, 二是鞋底有泥, 而且鞋底缝会夹上粮食。我最喜欢踩在被晒得发烫的高粱里翻耙, 高粱从脚趾缝中溜过, 酥酥的、痒痒的, 感觉踏实又安稳。

晒粮食还要时刻注意风向以及天气变化。每当起大风或者听到远处传来闷雷的声音, 看见乌云越来越低时, 我的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赶紧拾起一旁的木锨一边推, 一边喊:“要下雨了, 赶紧收高粱。”此时, 小侄儿也停下了手中的玩具, 加入战斗中, 学起大人的模样, 用扫帚把高粱归拢。当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时, 总有那么一些圆滚滚的高粱不听使唤, 开始了撒泼打滚儿, 来回穿梭在扫帚间, 不肯回归到队伍中。母亲见了, 也顾不上将它们捉拿归案, 得先把已经归拢的高粱收进屋子, 想着能多拯救一些算一些吧。

母亲的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几大锨就装好一袋, 袋口也不扎, 一只手紧抓住袋口, 踉踉跄跄地拖着往屋檐下扔, 又返回去装下一袋, 她平时没有这么大力气的。见母亲如此卖力, 我和小侄儿也不由得加快了手上的动作。当最后一袋高粱被扔到屋檐下时, 豆大的雨就“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

雨落在滚烫的地面上, 瞬间热气蒸腾, 不一会儿地上就积起了一个个小水洼, 还冒着许多小泡泡。我们累得满头大汗, 倚在高粱口袋上歇息, 不由得感叹道:“天气变得真快, 这雨说下就下, 丝毫不带犹豫。要不是我们收得快, 高粱怕是要被雨水冲到沟里面去了。”

没过好一会儿, 乌云开始慢慢散去, 太阳又露出了笑脸, 一望无际的天空蓝得像一片汪洋大海, 地上的积水很快又被晒干。我问:“还晒不晒呢?”母亲看了看远山说:“应该不会下雨了吧? 管它的, 趁着太阳好, 晒几袋。”说完, 就开始行动。一袋袋高粱又再次被拖到空地上, 好似卷了行李随时要走的流浪汉, 静静地伫立在院子中央, 无奈地遥望曾经供给它们营养的土地。

晒粮食, 对于母亲来说, 这不仅是传统的智慧, 还是收割的结晶, 是勤劳的见证者, 是精神的感知者, 更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母亲做了一辈子的农民, 在我印象中, 她的一生好像都在追赶雨水和太阳, 都在与这些看似简单的农活打交道。她总是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 脚踏实地地做一个本分、朴素的农民。